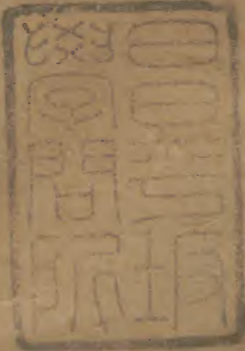


白孔六帖

四十六
九十之一



庫文閣内		
五	二	漢
四	九	
函	五	書
一	四	
三	冊	類
架	號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番	九	
一	五	書
五	四	
冊	冊	類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954
冊數	50	(46)
函號	364	7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宋自孔六帖卷第九十

淺草文庫

鬼神

一

禱祀

二

禍福

三

敬遠

四

淫厲

五

報怨

六

神異

七

妖恠

八

由人興

九

寤前生

十

知亡日

十一

再生

十二

造化

十三

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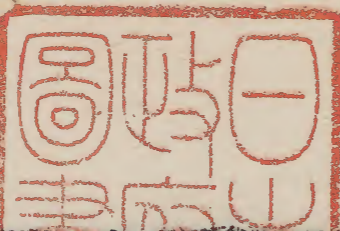
十四

鬼神

一

自神降

傳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將興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聞號請命神賜之士史嚙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乏主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之主也惟爾有神裁之祝禱億

吾鬼神安衛格思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仰得一之靈老子曰神

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降時萬之福上爾有神時萬時億神則不

怒而威無作神羞禮曰百眾以畏萬民以服明神

明神有不通楚詞靈將恐歇見上亦莫不寧山川鬼神

神享德禱祀貴誠幽則有鬼神言可以助天地成化率人事神

以禮依人鬼神依人而行洋洋乎若在其上聰明

正直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鬼謀

宣室之問漢文受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無

鬼論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有客來論甚苦遂乃作色

曰僕即鬼也因不見之載鬼一車易感而遂通神之盛

也禮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肝饗冥冥幽途無鬼阮晉

脩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脩獨以為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

鬼耶論者大脩字宣子罔象浮光鬼或畢方度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孔以鬼動眾王世充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

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眾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

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

請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蜀人畏

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為設條教

辯告督勵風俗
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與吾受命不

私陸元方曰吾受命外方涉海風濤驚壯
以紙寓錢

王與擢侍御史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漢
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

鬼事至是**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右
輿乃用之

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
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陳子昂**上言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馬醫夏**
水去

畦之鬼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
追養者然此已息

望又何以云哉**柳宗元貞符詩**曰天之誠神
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廟於羅池**既設柳人懷之記言降于
於羅池韓愈**神相**趙昶巢之圍昶夜極師疲而

因碑以實之

士爭奮死鬪禽賊**人而狼首**薛延陀傳初延陀
酋數人斬級千餘

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
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

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人之所事**韓愈祭文
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者惟人人之**為鬼所殺**明崇儼儀鳳四年為盜
所事者惟神

言崇儼役鬼勞**善視鬼**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
苦為鬼所殺

光視之不在**降丹鳳門**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
見果所在

符**鬼夜哭**五代王鎔已死張文禮自為留後山
五代李業高祖皇弟隱帝即位宮中數見

禳除之法延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
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

臣所聞**太白山神**五代劉延朗初廢帝起鳳
山魘也

山魘也

孔目官有警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房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高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寅午中興戊巳土高不曉其義濛曰神言如此不能解也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夜義精高禮夜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禮亦屢往視之一日蔑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禮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吳越備史忽見緋衣人

駕赤蚪持一板書 李商隱李賀小字李長吉將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目圍車輪光 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射島嶼 李白天門山銘云稚川有神牛渚恠牛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

鬼地神 不足為其虛荒誕幻 甘棠詩 會昌中許杜牧之李賀詩序 孝廣路由

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吟曰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官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見**鬼市** 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入林不見

又有聞和者曰九衢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樵夫** 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南部新書

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 不笑即唾 逐疴鬼 孫樵文

文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佞阿意奉歡死而有知是為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洪者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包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膠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為鉞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

交權貶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
吾必快所求是資於他鬼也此為我招之
論林蘊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乃撰無鬼論
有嘯於梁從而

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

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

韓嶽神迎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

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

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橐鞬迎立庭下呼

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鬼神事眇茫推明者所

不道柳宗元與韓愈論史不欲與鬼神為讎歙州江處士好

婦人嘗為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

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洒

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

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異人錄

稱江淹謝莊鮑生畜聲伎韋生好乘馬一日相

終有二人造席曰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瀆

賦否乃折葉書之自稱江淹謝莊異聞錄

鬼濛鴻嶽祗嶻峨韓愈聖山鬼迷春竹湘娥倚

暮花甫杜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

李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皮日休鹿

白禱祀

白欲徼福願乞神不享矣致力於神可薦

於鬼神謂潢汗行潦神之吊矣丘之禱久矣

鬼神罔饗為誠無瀆鬼神鬼神無常享享

見六占九

于克誠 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 鬼猶求食

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 非其鬼而祭

之者諂也 鬼難之主 祭神如神在 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

焉 祭祀不祈 供給鬼神 孔海道酌水誓王

義 方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

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

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 專以祠解中帝

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意 帝王與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 造大樓祈祥 關

帝意有所祈禳大抵類巫覡 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日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

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宰相杜黃

裳且言闢妄書生耳可 誓神得泉 裴識徙靈武

鼓而浮也斬于城西南 等軍靈武地

斤鹵無井識擔神 媪龍祠 李紳始紳南逐歷封

而鑿之果得泉 康間湍瀨險澁惟乘

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 裴行儉 帝詔行

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

冥導者迷路將士飢乏行儉止管致祭令曰水

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

軍 張守珪 都督州地沙壻不可藝是時渠竭為

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

大木數千障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

舊州人神之 蕤祠以祭 李嗣業高仙芝留為疏

刻石紀事 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 禱江 劉漢宏悉軍十萬

見因其處蕤祠以祭 禱江 列艦西陵謀宵濟

襲董昌禱於江有 禱軋犂山 安祿山母居突厥

一矢墜前惡之 禱軋犂山 中禱馬 五代史李克用鎮人

虜所謂闞戰 匿林中禱馬 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神者既而妊 匿林中禱馬 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張仁愿始朔萬拂雲祠軍與突厥以河

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粉墻丹柱然

魄動下馬拜松柳一逕趨靈官粉墻丹柱動光

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塔偃儂薦脯酒欲以表

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同能鞠躬

手持杯玳道義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韓愈衡廟

詩 圖像之威黜昧就戮故制楠樸下窄不足以

白侈剥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戮 女巫澆酒雲

藩拔級夷庭木禿缺偃王廟碑 立祠房

蒲空中紙錢窻窄鳴颼風李賀神位 立祠房

解袂張嘉祐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

忠臣立祠房解袂衆心為安三歲入為左金吾

衛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禍福

白天道福善禍淫 神之所惡 神所勞矣愷

君神必據我據安也 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神其

吐之吐之謂不 神降之福 降福穰穰 小信

未孚神不福也 介爾景福 卜爾百福 時

萬時億 老子曰以道泣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善之家禍實 有道

之日神不傷人 監德 觀惡見鬼 鬼神害盈而福謙

易善為積慶正可 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

日夷吾無禮吾將請於帝矣將以晉卑秦後七

左傳 多福梗作 無患崇為 孔諭以禍福和政公王吐

云

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禍不旋踵上宮儀
 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禍不旋踵自褚遂
 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陰禍于都亭
 敢正議獨義納忠禍又不旋踵莫陰禍于都亭
 驛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
 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
 使國家失信四夷禍福無基河間元王孝恭輔
 以為陰禍有知云禍福無基公拓反為行軍元
 師討之將發大饗士拓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
 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
 物無重諸君憂公拓禍患貫盈今仗威靈以問
 罪拓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
 安本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鎰武元衡李
 傳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當諭眾
 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鎰武元衡李
 以禍福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肅清宮室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陳子昂對三事其三言
 禍福因之

而生機靜則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序藩鎮乘機
 福動則有禍反禍崔日用才辯絕人敏于問振災邀福帝問
 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
 三舍漢文除秘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三君皆
 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巧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
 焉戩檢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楊炎自道
 校戶部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州還也家
 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
 登上台可常哉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
 可棄是乎及禍福何常張道源拜大理卿時何
 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詭跡
 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詭跡
 避禍裴度自見功高位極不逃禍徐堅初太平
 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推
 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

福及子孫

蔡廷玉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

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李岫將作監見權

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李岫將作監見權

勢熏灼湯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

大人居位久荆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

得乎林甫不樂曰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仕至

勢已然而可奈何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仕至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

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疑式曰

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積善以致

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積善以致

福脩德以消禍高郢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

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消禍不勞人以獲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福

於民而莫之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福

不以屢徼倖陸贄奏議禍或生福亦生禍故

差啓殃是知福劉公殘暴文粹張謂宋受命壇

不以屢徼倖劉公殘暴文粹張謂宋受命壇

大族劉公殘暴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子孫無遺種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

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

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

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

此自然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之理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憚驕虐雖

輕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

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

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

規之然不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

能用也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

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君子得禍為不幸

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君子得禍為不幸

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

常而小人得禍為不幸韓文

常而小人得禍為不幸韓文

敬遠四

白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子不語怪

力亂神 傳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之德子曰鬼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

盛德以承祭祀洋洋乎不加敬而人自祇 仲

居曾不語神季路焉鬼神享德祭祀子曰夏道

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先瀆神

人神異業不可瀆之史記孔迎佛骨上表韓愈迎

表曰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慢侮即死韓愈羅池

挑茹夜除不祥然後進吊廟碑明年

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

即死廟門冥應肝蠻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

淫厲五

白虎嚙驂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嚙驂卜黃熊

入寢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

殛蘇蘇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羽洲實為夏郊

三代祀之為盟王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

問淫昏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貝丘之豕

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伯有猶能為鬼乎

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伯有猶能為鬼乎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宵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

猶能爲厲不亦宜乎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公孫段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實沉臺駘晉侯疾

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歸也實沉臺駘晉侯疾

沉臺駘爲祟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乎

河神爲祟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祟王不祭大

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

江漢雖漳楚之望也不穀雖既非正直之神曾

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既非正直之神曾

淫昏社宮之鬼謀以莘邑之神降而黎丘梁叟

之鬼爭光滅燭曰耻與魑魅爭光當有道之

鬼爭光滅燭曰耻與魑魅爭光當有道之

日爲妖而棄常之人爲厲神茲夏方有德鑄鼎

使民知神茲故人入山鬼責莊王表吳臨海羅

林不逢魑魅魍魎之屬鬼責莊王表陽縣有神

自稱王表周游人間飲食言語無異而形不可見孫權以羅山印綬授表表隨使語權所在與

守令旋論水旱往有驗明年亡亡兒入夢蔣

去孫盛曰求福妖邪亡之道也亡兒入夢蔣

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爲太山伯樵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謳士孫珂爲太山令願獨珂今

轉我樂處濟訪得珂言之珂許大厲具後報怨

後月餘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大厲注中晉侯

夢妖夢申生言故曰妖夢立神式祠部式私

雜坐及巫覡孔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良娣俄

爲武后所殺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

之以巫祝解謝即遷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

都唐兵爲祟薛舉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

然之方行而疾召巫占視言
 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死
 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
 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
 之既而有若女厲者
 進謝庭中如光妻云**冤氣在天**高沐初淮西平
 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
 侍師道然可俄中海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
 英曇復死是益其崇也乃止**見有物為厲**武
 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
 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
 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驅之水
 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
 請悉除之太后久乃知其冤使所殺者還
 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為厲**夢挽**
弓射朱瑾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
 病輒愈更益新土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服之云
 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

網其骨葬塘側
 立祠其上五代**召巫祈之**玄宗太子瑛武惠妃
 鄂王瑶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
 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
 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
 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數歲亡

報怨

報德附

自死既有知鬼猶**人為不道**鬼訴**趙氏之冤**搏
 膺入夢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被髮
 矣良夫之酷被髮叫天衛侯殺軍良夫夢見比

為渾良夫叫**有怨必讎**伯有之**無道則見**齊侯
 天云無辜彭生不察其由伊咎**鬼誅**而誅**當休明之代**物不
 生彭生不察其由伊咎**鬼誅**而誅**當休明之代**物不

而聚怨之人有報**魏其之讎**田蚡侯灌夫其春
 鬼將魏其之讎田蚡侯灌夫其春

所視鬼膽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咎殺之徐伯之

雌仲堪殷仲堪先遊江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

君惠以報水岸為洲君當女子稱寃為後漢王純

釐亭夜中聞女子稱寃言是長亭所殺即今結

門下游微是也純為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結

草左傳魏顆用父治命嫁回躡而顛遂獲杜

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報孔盧鉉本以御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史卒死

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史卒死

援刀自刳腹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

命家人襁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

叩頭若謝臯狀入含元廷中乃建議陳希烈達

矣珣等數百人皆抵死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

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奚珣訴於我三日卒

生人接死五代蘇逢吉族李崧家逢吉夜宿金

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

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

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

其首適當李叩頭乞命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

崧被刑之所叩頭乞命馬忽云叩頭乞命因

之墜馬良久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朱弓彤矢收

段司農尋為韓旻梟之南部新書朱弓彤矢收

之死軍容楊玄介有力焉收有子為壽牧見收

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

許我離楊玄介我射之已必世人盛言宿業報

死也俄而玄介暴卒同上

應柳玘家訓曰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為御

宿業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賣花娘子結豪親而謀其故妻棄尸江側

并其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人所殺後數
歲奉使廣陵舍逆旅見一婦人賣花貌類其殺
婢既近乃真且云往者為賊所繫幸而不死得
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賣花給食而已復問
娘子所在可見之乎曰可即入一小曲巷中指
一貧舍曰此是也其妻乃述艱苦俄而設食具
酒延入內室日暮不出從者覘之但見白骨一
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
也居

神異

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
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
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
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價猛出反
顧乃嵩山也應嫗得金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
子官崇並有才名至
應場七世通顯也
糜竺家失火蜀志糜竺字

糜竺家失火

子仲東海人

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
婦人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
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愁請之曰
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
果火
發
陸雲宿王弼墓晉書陸雲字士龍將宿故
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
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康受廣陵散嵇康夜宿
墓雲自此談玄大勝嵇康受廣陵散華亭彈琴
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管
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管

寧得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
火燼引人以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孔坎地獲古戟十二

尹思貞加銀青光祿大夫
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

而門樹戟為公呵禦蕭遘字得聖繇起居舍人
時人異焉
畏不瞋若人有謂曰公無恐余為公呵禦遘
怳悟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秦

彦高駢傳秦彦者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

破因得亡命神覆藥鼎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

後即名彦神覆藥鼎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

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

端織悉必聞媛方娠帝而不自安密語侍讀張

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

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

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忽曰得活懿宗淑妃

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忽曰得活郭氏幼入

鄆王邸宣帝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

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如護侍左右生女未

能言忽曰得神光滿身唐杜陽編宣宗在藩邸

活王驚異之神光滿身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

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遂奏文宗云

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腔

曰此真我家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文粹崔融啓

他日英主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母廟碑華胥

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裴寂隋

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裴寂開

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

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貴

震當

妖怪 妖鳥附

白天乃降災國時鑄鼎象物聖人備罔懸鏡鑿

形道士防魘反物為妖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

則妖國將云必有妖孽何竒不有何恠不儲

災生國將云必有妖孽何竒不有何恠不儲

賦是何祥也或有憑焉吉凶咎沴氣咎恠物子

曰明於性者天地不能恠使人知神姦謂鑄鼎

審於符者恠物不能恠使人知神姦象物

恠人禮大傀去樂注云傀恠也十輝周禮視

煇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物魅之魅侵象謂侵

凶注云煇氣也其類有十物魅之魅侵象形象

妖不勝德 祆攘除厭勝 禱厭見豕負塗 易桑穀

共生于朝 書亳有祥云史 石言於晉 師曠曰石

憑焉不然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內蛇與外蛇鬪

內蛇死 六年而鄭厲子不語 恠力亂神 王母

籌 漢成帝時關東人行西王 見人徹屋鼠觸人

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 犬

禍 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

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 驢鼠 晉宣城郡有一

皆為狗五月乃曰犬禍也 驢鼠 物大於水牛灰

色庫脚脚類象背前尾上皆白瓜力 官舍多妖

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驢鼠 官舍多妖

恠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

廣居之當外戶自閉後於牆孔中得狸殺之

遂絕妖 射妖鳥 周禮若族氏掌射國妖鳥若不

恠也 射妖鳥 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 覆鳥

來呼鳴為怪者救日射太陽救月射太陰 覆鳥

巢 秋官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上而去之 注妖

鳥之巢以方書日月之號 十二月而去之 注妖

十八星之號懸其巢上而去之 射神 若神則以

注妖鳥惡鳴之鳥鴉鴿之類 射神 若神則以

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 問鵩 賦曰

鳥獸之聲或叫若諄諄出出之類 問鵩 賦曰

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鴉

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

子之不

五

見其首

李密

正

屯營羣鼠相齧走西
北度洛經月不絕
朽木王方翼嘗夜行見長

乃朽木也
水化為血
崔彥曾始治第鄭州引水灌沼

液密為人一昔
鼠齧皆斷首
栲水變血
河間元王孝恭
鄭覃

妖氣李宗閔楊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
邪即出為雄鷄光燭地
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

明州刺史
雄鷄光燭地
中見若雄鷄光燭地飛

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
獨孤及上疏
去年

生武周後起兵六年而滅
獨孤及上疏
十一月

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
繆顛倒診莫大焉陛下宜反躬罪已兢兢乾乾

以徵福于上下必能
生豕二首四足
竇參兼戶

使反妖災為和氣矣
牙城物恠
李吉甫改

家生豕二首四足欲以聞
牙城物恠
柳饒二州

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
牙城物恠
柳饒二州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
菌生帶

居吉甫命蓄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
菌生帶

上鄭注敗前菌
藥化為蠅
楮中藥化為亳州聖

水李德裕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
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

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老老之人率多死
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于道三相欺

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
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

禁請下觀察使令孤楚
炊甑裂
杜牧曰不祥也地

真塞以絕妄源從之
炊甑裂
杜牧曰不祥也地

生毛二尺吐突承璫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
蠶

集城門有蠶集城門
鄧班語景山曰蠶介物也

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
柳宗元貞符曰後

妖淫器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

夜卧常有光恠
劉建鋒傳殷弟賓晚事楊行密

夜卧常有先惟行密知梟嘯其屏鼠走于前路

之日吾今歸汝于兄梟嘯其屏鼠數十走天雨

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血突厥處羅復會天雨血三日國突厥雀初調露

于府立阿史那泥孰富為可汗始虜未叛鳴鷄

春還悉墮靈夏間堂下斷臂周仁執后母族也

酷嗜殺戮異日月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

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執刑人與

刀承以臂梁州大鼠五行志弘道初梁州倉有

墮地乃悟鼠反齧猫少選聚萬餘狐入李承嘉第

數百鼠遣人捕擊殺入餘皆去

鼠州遣人捕擊殺入餘皆去

初有群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

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災開元十五年衡州火災延燒三百餘家州井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籠所至火即發

中夜有歎聲井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

投之木忽自泥像汗下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

汗滴下以紙空中有若旌旗狀元和十二年春

承之血也

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

蹂躪聲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茲地當大殺

翰林院鈴自鳴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

中河北用兵井傍石自立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夜輒自鳴玉辟邪於座側一日方巾擲辟邪忽一

笑一悲號俄而涕泗交官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下輔國惡其恠破之

數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羣尼誦佛書以

讓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

然李業傳聚塵如塚狀像默祈真衛或一日

文

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謹矜惡之且慮

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酉陽雜俎

木石生恠變愈謝自自然詩韓天裂地拆日休鹿

門隱書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恠甚也蛇鬪于鄭

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堦天地故諱耳蛇鬪于鄭

鵬退于宋于鄭鵬退于宋妖不甚於禹矣木

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李白過有物投瓦礫

宅在昭國坊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

於安仁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而復還昭國

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酉陽雜俎鐵騎

萬餘寶應中汝南岑順者從人借凶宅居夜中

如戰鬪兩軍步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

三壇上將橫行擊四輜車直入無徊翔六甲次

第不垂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城室狐人立

內乃是古塚明器及金象戲局也

方盛夏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晝日

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

立跳跳日光逆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恠者不

惡之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集異記

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皮日休胡僧呪術能呪

術生死於人太宗召壯士試之如言而生虵蟬

死傳奕曰此邪法也若使呪臣必不能行虵蟬

王漁紫石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

云虵蟬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

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晝看皆無異

錄神策浮屠像沒禮之像沒地四尺五行志冢

木流血楊謹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

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謹矜居臨汝置田為

後計後為林甫王鉄作飛牌告謹矜本隋後蓄

讖諱妖言與妄人

坐缺左耳殷踐猷族子成已

交規復隋室坐誅

叔父敬仲得成已生而左耳缺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

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壯大噴目張

牙視林甫林甫射之鼎相鬪臣李適之常列鼎

中殺然有聲隨箭沒鼎相鬪臣李適之常列鼎

具膳羞中夜鼎躍出相抱關鐵胡人頭自落重

罰不解鼎耳及足皆折抱關鐵胡人無故頭重

榮為節度使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重

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牙

帳自破突厥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

豈其類耶

由人興九

白妖由人興孽非天作徵社宮之夢曹政亂而始亡降莘邑

之神號德衰而後滅苟反德而亂常必降灾而作疹當有道之

日神不傷人棄常必生無覺不作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積不善

之家禍將由已人無覺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

興 氣燄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注云人如火之所忌其燄不堅正則自

取殃咎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吉凶由人 罔有天災伊尹曰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降之百殃作善降之百殃

降之百殃 吉凶不僭 災祥在德惟吉凶不僭在人

子不語恠力亂神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運命論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傳孔人

無覺焉妖不妄作魏石賢士唐有田家每於墓

之方此石人能瘡疾人皆禱之疾 魏溪魔神荆人愈因號石賢士封氏見聞記

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答責僕
訪于獵者給之曰向打魚得一麝因漁而獲不
亦異乎僕依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審如是或
有靈矣因真之榻日夕薦香火數年不壞頗有
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桂流泉**南中有一
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桂流泉**泉多有桂
子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高祖
廟而祝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鬚
鬚並有靈應也國史補

寤前生

白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羊祐

取環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詣

氏之子祐○**孔唐紹宿因**唐小說唐紹為給事

前生身也○**孔唐紹宿因**唐同里有中郎李邈

情好甚篤開元初詔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

書玄宗抱桴擊鼓時未三舍紹奏畢遂斬紹先

一日紹謂妻曰吾自幼即省前生前世為杜氏
女適王氏子姑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
比夜令吾製一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忽有犬入
房觸燈燈僵地仆裙上狼籍殆遍懼姑深責遂
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刀股折復以一股
再刺犬遂斃往者斃犬乃今李邈也明日之死
行戮者必李邈豈曰就戮果李邈執**房瑄記前**
刀初一刀不能誅刀折再易乃絕焉

知云日

白夫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石

東

折後漢蜀武檐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又折

象九族飲燕忽然死謝夷吾知亡譙周曰昔孔

三亡劉向揚雄七十一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遺躅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

也命盡今日自郭璞孔豫知終日墓王績自筮

真自筮死日豫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

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

虔駭然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

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

相如五十五斯壽嘗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

果死五十五斯壽山根五十五斯壽矣夢書片

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也過隙

也予生於角星昂星畢於角為第八官吾甚厄

也杜牧自生天寶訖貞元日病既亟以命其弟回

撰墓誌

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自剋死日

矣乃自為誌而卒柳宗元張先生誌月蝕東壁

文粹呂才東臯子集序臨終月蝕東壁蝕東壁

自剋死日兼預自為墓誌

李泌曰吾當之矣東壁圖書之府大將死而為

臣當有憂者未幾果不起餘見月門將死而為

神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柳侯嘗曰明年振鐸而

逝鎮州普化和尚將入滅入市乞一直椽人與

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

乃曰第三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

西門去人意稍怠第四日殽棺出北門外振鐸

入棺而逝郡人奔走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

其由南部新書

再生 十一

自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梁

陳

陳

國女子

晉書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

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

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妖干寶婢于寶父

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干寶婢于寶父

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

審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

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

中吉凶輒語地中不覺惡考之悉驗後嫁之生

子孔李疑五行志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温泉

民光啓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

紫素元君留詩云我名籍上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

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

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玉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笑曰

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

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

須回生許飛瓊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並逸

乃寤顧非熊再生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云老人

喪愛子日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

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自誓當再為顧家子

已而再生一年至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爾掬沙

撲人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斂忽有一鬼

人人皆驚走入厨中少頃即出至暮家人乃敢臨

造化

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

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既寢渴甚即入厨中飲

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

歲餘乃歸人皆呼為吳還魂稽神錄

白陰陽不測造化多端大塊甄形洪爐孕象氣甄三才成功

萬化玄牡為根希夷之精潛運埏埴為用無窮成形

成象諒動靜之有常陶鈞之不息萬殊之象不

同千變之形無極圓蓋方輿上騰下降形開闢而垓北氣交泰而

氤運以無窮生而有覆載設位品物流形陰陽為炭天地

精構雖品彙萬端而生靈天長地久日往月來元氣至精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肖天地

之形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天地之物生於有於無三生萬物 大鈞播物

元氣萬物變化一氣生成陰陽陶蒸天地殖乾知坤作道生

德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孔

好惡與人異心韓愈書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

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造化之柄造化之柄劉黃策曰至若念陶

任之使權造化小兒造化小兒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

造化之柄造化小兒造化小兒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

兒相苦高議叅造化造化何以當鑄劓韓愈赴

若使乘酬騁雄恠造化何以若執造化關誰為

關題炭谷造化合元符交結騰精魄李精誠

有所感造化為悲孰鱗鱉以徵而化龜是辜宗

白乳六帖九

五

佩

變化 十四

自陰陽不測造化多端陶鈞無方變化不一生則有常變而

無于何不有莫究其由雖變化之萬端蓋生靈之一貫未始

有極其不知物既反常惑眾亦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鯨獸惟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

排空獸吸風而復生鼠蹈火而死鳥生杜宇之魄蟬化

之婦化石以望夫鳥銜木而填海牛哀病以變虎黃氏化而

為龜長弘血而成碧泉客泣以爲珠袁公用戲竹之術緒元

對焚桑之言察其所由考以類何異野雀入水以成蛤

有同田鼠順時而化腐草化螢野雞變蜃雖變化之多端亦

地之性物不敢惑萬異為一同文子曰天地之間一人形也故

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負而審於符者怪物孔拂

不能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孔拂

蒜西域拂蒜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水化為血崔

曾事見妖怪門橘之蠹陸龜蒙蠹化橘之揮霍紛紜揮

紛紜爭變化愈汁泗交流變化若雷霆上于難推而射勢

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覽雲測變化李白遊誰

料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郡邑為魚吏人化

鼈文粹崔融啓母廟碑河淪越雋有郡母變空

乘男生破竹同上變空乘豚水之濱昔者鸞川之

美人之虹名蝶螈仙娥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而償宛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水變芳醪宣皇在藩時常從駕亭望夫而不及水變芳醪墮馬雪中夜寒甚困且求水於巡警者曰我先王也及以蟻王化飯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大中遺事

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白居易章禽蟲章君子變猿鶴

小人為沙蟲李白古風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

飯粟化為血鄭元壽使突厥

還言今突厥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一

叛亂 一 寇賊 二

竊盜 三 雜盜 四

奢侈 五 僭 六

叛亂 一

白竊弄凶器生毒痛毒流于下腥聞稱亂稱舉倣

擾倣始也剥亂天下 不式王命以亂不臣無有

君之亂心 侵敗王略 社稷之患 不令之

臣天下之反易天明不臣不帥天常 干國之

紀 顛越不恭無遺育無育元兇 有臣不

順神之所惡脅君亂國壞法亂紀臣而不臣阻兵特巨

猾兇元惠迪吉從逆凶渠魁也賊帥戎毒戎大元惡

大慙慙亦惡也姦臣竊命其間王室也獨亂子文

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吠堯之犬史記夫跖之犬吠堯非不仁犬吠堯非其主

也苞藏禍心天吏逸德列于猛火自底不

類類善也穢惡彰聞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

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賊臣聞釁有無君之心

人反德為亂孔興元軍亂温造興元軍亂殺李絳眾謂造可夷

共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五州獠叛馮盎

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壽初為宋康令潮成等三州獠叛盜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

之曰不意蠻夷中土不寧狄仁傑疏曰邊鄙暫

慮可為一軍思亂王虔休李抱真擢都虞候抱真

思亂虔休正色語眾曰軍王軍州王士也帥李

亡當稟天子何有妄謀眾服其言得不亂李

愿長慶中徙宣武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驕驚

聞變不及甲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

推李穴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不

而無叛吏漢矯秦之枉立宗子封功臣然而郡

守宰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生於放肆李絳帝

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巴獠丐降

于邵為道州刺史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

下劭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巴獠丐降邵儒服

出賊見皆拜即引去天下崩騷李巨川乾符中舉進士生

民厄會逆臣贊曰生民厄者謀去衣冠有望者陸

徙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衣冠生民之命

急於倒掛五代馮道傳當是時天下大亂華風

不競否運所鍾五代周世宗賜晝伏夜聚廣王

傳衡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而奸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

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

亂妖人毋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未難阮之會李外阻內

帝發兵擊滅之五代史難阮之會李外阻內

訶郭子遭時屯棘馬狹猱擇肉於馳道居於禁

關狹猱擇肉於馳道贊國朝均於絕張廷珪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贊國朝均於絕張廷珪

疏社稷有危於綴旒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

次於郊邑陸宣公奏議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

顧瞻懷二叛換黨姦同上裂土假王者四滔天

叛換黨姦滔天之巨滑同上儻有問鼎之雄圖

其類實繁滔天之巨滑幸災乘間

何所豎子弄兵劉蛻獻南海崔尚書書雖有豎

不為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

已誅殺入焚廬文粹李庚東都賦殺人如刈焚

伏殺入焚廬盧若薙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侵氛其氣豺武其心破朱泚

驗地官之籍列侵氛其氣豺武其心破朱泚

露布包藏逆謀參會凶十月即為蓋粉期杜甫

德祲氛其氣豺武其心十月即為蓋粉期杜甫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蓋粉期詔令不出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詔令不出

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昭宗言三宰

昭宗言三宰

昭宗言三宰

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唐史贊木將壞

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鬼質敗謀興元聖崔柳倒持李宗覆其

出穰穰隊以萬數韓愈聖德詩萬牛鬻肉萬甕

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

犯上柳淄青狀惡稔禍盈鬼怨神怒同上裴相狀惡

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數有關中亂何曾劔外

清春遠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傷春奪馬悲

公主登車泣貴嬪春傷反氣凌行在贈李秘書妖星

下直廬上同鳳闕悲巢鵬鷁行亂野麇元稹遭鯨

鯢之蕩汨杜甫太廟賦遭鯨鯢之神器臬兀而

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玄豈正色白亦不分

祭房相文玄豈正色白亦乾坤慘慘虎狼紛紛

城邑自守輦惡木生槎枿之英猱狗吠豢牢之

主于公異破勢同飈馳眾若螽集同河關雲擾

孟方丘傳時天子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周臣王

在西河關雲擾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

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

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

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人有覬心亂由是生

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官闈散作旬始之妖

蔣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

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

字于躔次

于異公

嘯凶命醜阻兵安忍

長戈指關流矢射天

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上

九門回望塵分土

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類行宮徹屋屠雲螭注時御類乏備上命徹行宮太宰御馬

享士津陽門詩

寇賊

白保聚

荐食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罔不寇賊

書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鼠竊

狗偷

蜂蠆之毒

俶

擾狡猾

艱難其身

蝥賊完聚

黃巾

赤眉

綠林

並賊名

在外為姦

萑蒲

鄭國多盜聚人於萑

蒲之澤子太叔與兵以攻之傳

人多相掠

行險

徼倖

草

竊

於草野中竊盜也書曰殷人好草竊姦宄

寇攘

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狙于姦宄致寇

探丸

尹賞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執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剽劫賞治獄名虎穴數百人枕

拔劍抗賊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藉而死

不言盜掠

姜肱兄弟為盜掠奪衣物

不可得今日朱暉死無避賊壯其志遂捨之

不言盜掠

盜掠奪衣物

劇賊

○翦伐

將出凶於梟獍

宜致伐

無縱滋

蔓之草

以奔漏網之鯨

詰誅暴慢以遏亂略

無使滋

蔓蔓難圖也

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人致誅

除惡務本 既殄元兇京乃封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 掃攬搶乘王怒行天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仗黃鉞之威 取彼凶殘 殲厥渠

魁○誅戮既不化於皇風宜致誅於赤族既苞無君之

心難赦不罪咎既自貽盈貫當正無赦之刑以懲莫大

罪棄屍京觀既殄元兇京乃樹敢逃刑命肆

朝市于國之紀 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種謂生種類也禮曰臣弑君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

官而瀦焉有常無赦 以干先王之誅 以災

于厥身 刑亂國用重也○脅從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書胤征義和之辭蚩尤作亂

延于平人言延及平善之人改行率德自新 比屋可

誅 庶自及於迷塗難加誅於比屋與亂同道 彊者

脅弱衆者暴寡宜絕惡於本根難聽辭於枝葉○要君子曰

臧文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以防邑要君要君者無上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

之心 子犯投辭於河文公曰所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

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劫質執子求

貨後漢喬玄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醫里舍

舍登樓求貨玄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

國賊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執母妻

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遂絕

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

而令親屬招人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

日家也世祖聞而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

美之家屬亦全又邳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

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又趙苞

族形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遂不去之

豪為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到為鮮卑寇

鈔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即破賊母妻皆

為母子今為君臣不得顧而私恩毀而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爾其以勉苞苞即破賊母妻皆

死苞殯葬靈帝策弟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非

忠殺母全義非孝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

死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子魏茂等攻郡守

不顧遂擒賊妻子執大將魏侯惇元讓與呂

亦死世祖褒美之執大將魏侯惇元讓與呂

責以寶貨博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詣惇所叱

持劫者曰汝執劫太將復望生耶吾受詔討汝

寧以擊將軍縱爾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

凡六帖七

二

呂

皆誅之數更除繆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政於是盜賊衰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擊度刃三進斷鞞伏獨驄王義持賊大呼推埋掠

得不死共道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戶叩頭廣漢使孔盜賊衰崔倚高駢為西川節度

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出

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

皆當并擊勿顧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

因著令有持質者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

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太祖

皆當并擊勿顧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

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

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出

戶叩頭廣漢使孔盜賊衰崔倚高駢為西川節度

皆誅之數更除繆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政於是盜賊衰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裴度王承宗李

擊度刃三進斷鞞伏獨驄王義持賊大呼推埋掠

得不死共道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寇竇建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答辱

盜起乃謀曰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為亡命

大計安祖然之就大連州縣小阻山澤劉文靜

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小城闔外即

戰場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盜劫其家竇

德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

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馮盎法澄洗寶徹等授

躍起捉刀又復殺數人馮盎法澄洗寶徹等授

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曹大呼

曰若等識我耶眾委捕盜將徐商徙節山南東

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會兵討捕潛

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為精兵會兵討捕潛

歷忠武節度使王仙芝寇河南安潛首手打室

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境盜賊出

巨楊國忠謂巨曰此來人多口打賊者手盜賊出

不爾乎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手盜賊出

境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鞮

播請一切苛止盜賊士無鬪志亂盜賊多士無

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所過剽略崔鉉雁勛

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所過剽略叛自桂管

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羣盜

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志羣盜

感愧曰吾以信待人豈違我如期而不可吝

羣盜感愧去闔境無盜賊呂諲為荆州治尚威信

悉避境去闔境無盜賊呂諲為荆州治尚威信

賊以仁愛賊無敢害亂劫吏多死惟謹以仁愛

故賊約其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屬無敢害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李德裕為浙

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毀山房三千餘所王彥威為

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自記平賊一篇裴休父肅貞元

使劇賊粟鏗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疾雷

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將鄭畋為鳳隴節度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

至諸將皆欲附伏兵高雞泊劫王鐸徙義昌節

賊畋開諭不可入裘馬鮮明妾侍且眾過魏樂彥楨子從訓心

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

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

微弱不能治其質家族誓兵討賊符亂興倉卒

冤天下痛之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兵盜射李石石三年正月

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徧南山五李

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

玉廣德中時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

谷間東拒虢西抵岐惟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

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又不

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抵溪隧分兵

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容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

襲之賊帥高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

擒以獻悉索支黨斬賊避其鋒崔光遠為京兆

之不閱旬五谷平陽休祠房推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

所使百騎穀滿穀其前命驍士合謀賊醉不能

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數犯州縣元結

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日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

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繼不絕將士臨敵而

捕支黨皆盡

支黨繫結

川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支黨繫結李芄永

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支黨繫

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李勉

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

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芄行州事

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六百里

歷京兆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藪

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

谷間不足討請遣使

諭釋之詔潼馳往使

耀叛少游屯淮上所盜

賊媚奮播儲貲力給軍與

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播且言奉詔平賊

有如不受命臣謂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

大盜李晟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

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

為盜剽脅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

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頰蓋屋

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

裴澈怨田令孜盜賊顯行

不欲行辭不見

常苦兵盜賊顯行

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

所奪張萬福攝舒廬壽團練使州送租賦請都

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還潮湘間羣盜蠹結知謙

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

夾河為藪

依山為剽

以戲禦劇

遺貨布路

賊破

黃巢

張

劉

黃

巢

自

嶺

表

北

州

賊

人

賊

人

賊

人

賊

人

賊

人

是至德置池州即詔芄行州事

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六百里

歷京兆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藪

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

谷間不足討請遣使

諭釋之詔潼馳往使

耀叛少游屯淮上所盜

賊媚奮播儲貲力給軍與

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播且言奉詔平賊

有如不受命臣謂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

大盜李晟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

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

為盜剽脅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

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頰蓋屋

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

裴澈怨田令孜盜賊顯行

不欲行辭不見

常苦兵盜賊顯行

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

所奪張萬福攝舒廬壽團練使州送租賦請都

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還潮湘間羣盜蠹結知謙

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

情翕

道無寇跡

劉蕡策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

之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

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

賊安祿山反蕭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

賊難

鳴峙二京

李翰傳張巡功狀曰張巡忠誼

矣哉

及魯吳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

潼關賊遂盜神器鳴峙二京

遺貨布路

賊破

黃巢

張

劉

黃

巢

自

嶺

表

北

州

賊

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

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殺人如藝路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

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弃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藝

秦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淝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剽慘所至屠老懦

焚屋廬城府窮為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麇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

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為強柳宗元討黃賊狀憑培塿以自固合

莖脆以為強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毒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

致和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孽狐之丘縛壯

殺老啼且號柳宗元寄韋珩到官數宿盜賊縱

橫杜甫寄栢學士林居盜賊縱老啼且號盜賊縱

大盜割鴻溝如

風掃秋葉李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

閉官道杜牧賀表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

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斤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

盜並出唐逆賊一奮中原割裂吐蕃贊玄宗有

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割裂夷高雞泊廣

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以至陵夷

衰數里竇建德兵伐遼補隊長會邑人孫安祖

與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推埋掠斂足以自資為

招亡兵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為盜後自號漫天

王築壇於河間樂壽自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

立為長樂王更號夏王

繁杜詩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同綠林寧小患

同淘物黃巢陷京師甫數日因大掠縛篋擊殺

上淘物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擊殺

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

黃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

八萬人血流於路 駢衢殺人

李揆京師多盜至

吏禿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

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

何以制之輔國議格 如蝟毛而奮

王世充等

德天醜其為生人 磨牙搖毒

其劇者若李

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 四出侵暴

屠

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

四出侵暴

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

元結醜

莫不被其毒韓愈與柳中丞書 狼扈

徒狼扈

蝟斧塘 柳平淮夷雅皇武哀

右翦左

其良其良既宥告 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陸宣公

亂有益剪滅無期人 屢犯州縣

文粹元結時議

搖不寧事變難測

秦議寇

犯州 盜賊不起

同上天子往在靈武無

大將 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為好

二十為

兵以殺人出隋唐嘉話 猶張蹭蹬之鱗

公

異朱泚露布猶張蹭蹬 大略居人貲產

田神功

反大略居人貲 豺狼塞路人斷絕

縱橫杜甫釋

產發屋剔窮 斂數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間

居

易去盜賊議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斂 寘蝨

賊於其心

元稹論討賊表 蠹蟻以爲聚忠臣

賊於其心

孝子思 除刻寇盜宇縣清夷

韓愈賀冊

得食肉 白翟戰瓦落丹墀

詩

長江連海羣盜如麻

絕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外戶不

之注云相翔猶倡佯觀同將為盜也外戶不

閉謂無盜亦有道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

否智也均大盜小盜子莊探囊發匱莊子曰將

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

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局教盜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

鑄之不固教盜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

向氏聞為盜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

手足所及無不探取俄而已獲賊罪沒先人之

產國氏曰嘻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

潤山澤田產育生吾禾黍植吾種陸盜禽獸

水盜魚鼈皆天地所有豈吾所有吾取之故為

盜夫金玉珍寶人之所聚盜之獲罪宜哉向氏

以為重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

罔已也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

為圍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人入圍界捕之

太守馬嚴促殺之褒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

陶不為盜制死刑遂不殺嚴奏褒懦弱遂免官

殺嚴奏褒懦弱遂免官○犇伏逃犇晉以士會

是晉國之盜犇於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不仁

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倖人不仁

者遠矣舜有天下舉臯有耻且格格改外戶不

閉大道之路不拾遺相鄭使民不為盜絕巧

棄智盜賊無有盜賊伏隱知禁萑蒲久

靜桴鼓頃因魯賞庶其暫聞旋見晉用士會終

不鳴靜頃因魯賞庶其充旋見晉用士會致

逃奔四封之詰十里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使逋逃

○掩藏惡既相濟罪亦甲非歸死保乙則入懷之

鳥漏網掩賊傳毀則為賊掩賊為藏隱賊少皞

不才子掩義隱惠姦惡荒閱文王之法曰有亡

賊好行凶德惠姦惡荒閱荒閱蒐也荒大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世鳴

也亡逃罪 **同罪**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而隱者

之盜有 **詰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我有 **隱慝** 慝惡所在

蒐慝 藏惡 **利淫匿** **容隱** **窮鳥入懷** **逋逃主**

萃淵 **獲全** **濟難** **私匿** 官刑 **竄身隱死** 邑百家之

隱 **藏亡匿** 胡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 **庇其**

賊人而取其地 傳 **囊橐** 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

姬及同族劉調等通為囊橐 **盜有所在** 無留慝

摘伏舍慝 布 **窮猿犇林** 則止 **走鹿赴陰** 急何 **招**

誘名者七百餘戶賤為縣侯 **亡抵** 張儉逃亡

褒襄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 **沉命** 漢王温舒等

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沉 **過一飯** 漢詔捕辛興與

命皆藏匿命逃亡也 **長寇** **救其患難** 誠為 **匿**

緹俱過宣一飯去宣 **乃姦回** 則非 **救難雖容於投足** 嫉惡終昧 **季布**

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 **疑枉** **瓜李** 古詩曰君

不處嫌疑間瓜田不 **薰蕕** **狐疑** **厚誣** **盜**

納履李下不整冠 **疑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

辟楚相亡璧疑張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瓜李**

金償之後知非 **可疑** 溜通 **拾塵惑孔** 顏回炊有煠入飯中 **妄**

意良人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 **猜禍** 王温舒

召猜禍吏與從事注吏 **鄰人父** 史宋人有天雨

好猜疑作禍害者任之 **疑**

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後果疑絳陳重

大失財物其子乃疑鄰人父盜之疑重終不

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終不

申說市絳還之後歸者持絳還主事乃顯然

賞用聞仲弓之誠子亦既遇管氏之知人由斯

人之縱欲而猶踰法以止姦而恐亂晝伏夜動

始見穿心今是昨非旋聞砥節若容已露之姦恐誘

盜作姦者如可舉無為善者請敦理道無啓既捨

而罪乃升唯善所在雖盜惟賢是求雖盜棄瑕

錄用補過所宜權以救世以訓人若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則寇所由興法不可禁若貸前定之

法是誘後姦見小善而必求苟得踰大防而不禁

敵將不竊子曰荀子之不遇盜管仲遇盜取二

若何所與遺布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

游辟也遺布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

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也

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

遺之而賞盜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召外盜而大

之其次阜隸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而去之其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主得盜者曰

或難焉王烈無令王彥方知烈聞遺布一端

以激之後有遺劍於路有一定交戴若思不拘

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一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機登岸據胡牀

坐拍揮機遙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

流涕投劍謝罪○捕捉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佚

周禮以比追胥司捕寇者唯田與追胥竭作

行也盡室逐寇如追逃行也犇秦之盜執其有罪

書曰庶羣飲汝勿佚盡執出匣之兇漏網鷹鷂

之逐鳥雀視盜一卻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

盜殺雍緒衣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得

諸偷首長乃以緒汗枹鼓張敞為京兆尹枹鼓也

把重罪王温舒為廣平都尉擇敢往吏皆把其

伺候先知焦延壽字贛補小黃門以不得發怒殺盜張

為東都吏有殺盜者酬按之以為長吏受三科

募壯士誘賊虞詡升御為朝歌長賊屯聚設三

次不事家業為下恕其罪使緩追逸賊穀越逐

臣妾通逃延耆老致寇賊伯為太守乃延耆老

勿敢越逐日為供具耆老知酋豪懷恩醉酒具言耳目發

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耳目發

奸張敞為刺史以耳目比三輔張敞請治劇郡

願比三輔尤異縫衣以綵綵長賊數千屯聚詡

以勸善上許之縫衣以綵長賊數千屯聚詡

遺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拒捍追捕士達時

緣其裾為識有出市者輒擒拒捍追捕士達時

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奮擊孔以

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於帝帝不罪之孔以

稽禁禦陸贄視姦盜有竊其衣囊楊再思初調

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

謹視當謹視盜賊人窮斯詐起為

人窮斯詐起為

姦盜

宋務光書曰數年以來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

之良可

絕汴流羅立言改陽武令設為償所亡

袁滋華州刺史得盜賊

姦夫盜兒蘇源明史思

哀其貧窮為償所亡

明陷洛陽有

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姦夫盜

兒連墻接棟磨勵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

不能澄

鼠竊狗盜陳子昂上書儻鼠竊狗盜西

雜盜四

白妻

將竊妻以逃也傳藥姮娥竊羿不死藥

殞

晉蔡裔聲如雷震有二盜入魚世說王承為

池魚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踰垣牆竊馬牛書

無敢寇

香羊其父證之裘孟嘗君有能狗

盜狐白裘

東陽國語曰子木曰資東西鄙藥

盈過周之西鄙掠

柳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於

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布楚江乙母失

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瓜布以盜由令

尹瓜盜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

也瓜盜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

乃負瓜出知虞除之乃送

斫樹夕邑人所其樹

人告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喬喻之

青羶語林

子敬曰取柴與父母歡娛何愧之有

禾淳

子敬曰偷兒青羶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馬竊馬賊

恭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

馬竊馬賊

自相讓曰孔嵩善士豈

武卒盜強弩絃春秋決

宜盜竊遂送馬謝之

武卒盜強弩絃春秋決

為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
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
弩葉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
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
當弃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
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
兵所賊直百錢又馬秦穆公有駿馬為盜殺食
者當坐弃市飲酒必死遂生刈稻孫畧字文度年飢穀貴人
賜羣盜酒飲生刈稻有生刈其稻畧見而辟之
去後乃自刈送之鄉賊物司厲掌盜賊之任
里感愧莫敢侵犯

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賴姦之用賴姦人器之用物隱器傳僕區之曰盜所
陳子昂疏曰羊為人之情以生為急今有粟麥牛
盜乎馮元常徒眉州刺史劔南有火光盜夜
光火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

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盜葱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
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姚謝歸俄大亡葱允奪
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奪
繒王君廓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
不辨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
也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盜樹陽城有盜其樹者城盜羊寶建德邑
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數盜姑家牧羊杜伏威
輔公祐約刎頸交公祐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

奢侈五

白聖人去泰君子物惟惡盛不以義制將
惡禮無縱欲道貴儉雖諷於蟋蟀奢則刺況當
示禮之時自致宣盈不可久能貧不遜則不遜

儉則固與其奢
不遜也寧固
寧儉也禮與其奢
去奢老子曰聖人

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自至故
戒之
滿招損謙受益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窮泰極侈
縱欲不度
所非度
盈必壓

天之崇侈
滋侈
泰侈
欲不可縱
驕奢

淫泆
邪所自
侈惡之大也
大納諸
心侈體汰
文選言

子侈靡
何禮之拘
遺咎
富貴而驕
益之而

損盜夸
老子曰服文采厭
宣驕以蕩陵德
蕩

德敝化奢麗怙侈滅義
驕淫矜夸
將由
雖收

放心
閑之
惟難
處樂
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亡家之主

奢力敝
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
侈汰
伯有侈汰

禪竈指其門
富多
鄭駟崇富而侈
嬖大夫也

鄭人惡
速朽
子相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
孔

愈丹楹刻桷
魯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御孫

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鷓冠
鄭子臧好聚鷓冠鄭

大惡無乃不可乎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瓊弁
楚子玉為

神乞之左傳云
載寶
南宮敬叔必載寶而朝

愈峻宇雕牆
示侈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三

君以汰無乃不可
服美
終謂慶封也書曰服美

於管氏有三歸
娶三姓
乘肥馬衣輕裘
子適齊

人

世

也**玉食**漢陳咸為南郡守奢侈玉食**獸炭**羊琇作獸炭謂屑炭和作獸而燒之

何曾蒸餅不十字坵不食又曰**抱甕釀酒**羊雅

令人抱甕取煖酒**鏤簋朱絃**仲管鍾石之懸不移

而具劉向新序曰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兒**坐罪**

韓延壽坐東**限利**為制度**悅紛華盛麗**史記曰

郡奢侈弃市**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乎**

相夸石崇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泥屋以椒愷屋以石**錦**

維舟吳甘寧字興霸道路往止繪錦維**孔用度**

奢侈范傳正宦益達**享用**段文昌少羈窶所向

用奢侈士**驕奢則禍至**柳玘家訓董生有云賀

福則驕奢驕**當時第一**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

為奢侈事裴灌晚節稍畜伎妾為**侈窮人欲而**

議者不之貶郭子儀贊**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宋

師高訾胡証厚殖財自奉養車服**城中開南北**

二第室宇奢廣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

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煬帝奢侈**竇靜授司

不逮帝盡得其狀本傳**煬帝奢侈**農御趙元

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

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湏公矣今天子躬節

儉屈一人安兆庶惡**侈飲食**李令問厚奉**奢靡**

用公哉元楷大慙**侈飲食**養侈飲食**奢靡**

魏徵曰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

不可得已**危亡之漸**其褚遂良帝嘗怪舜造漆器禹彫

爾邪遂良曰彫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

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

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服玩食飲**

及其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必極豐侈宇文士及過自奉養**韋陟侈縱**陟性

喜飾服馬侍兒闥童列左右常數十伴於王官

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執穀麥以鳥羽擇米

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後房歌舞伎**

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

百餘河間元王孝恭性奢**不循法**隴西恭王博

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婦人惟侈麗是好**德

梁肉放於聲樂以自娛

彛楊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創鴻侈宮成

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陪怨天下素大懼

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

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怫

然雅聽后言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

素曰吾**家聲在人**李聽盛飾車馬服玩或戒之

不見忠功之効也**盛葺第舍**潘孟陽盛葺第舍

-5 225 35 855" data-label="Text">

欲誇而勸之也

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君臣窮極**

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

奢以相誇尚五代晉臣景延廣天福八年秋出

-5 215 35 855" data-label="Text">

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至

鞞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重睿下

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

-5 205 35 855" data-label="Text">

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

民飢死者歲數十萬而君臣窮極奢以相誇尚

如**一飲食必費萬錢**五代趙巖自以有功於梁

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占天下良田

-5 195 35 855" data-label="Text">

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巖一飲食性豪侈王瑀自以立勲至天寶時為必費萬錢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

就新受饋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飲譁擣捕藏鈎從賓客女伎馳為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

弋凡四十年同上苟好奢則天下貪暴之吏奢

者三歲之計一歲蒿宮茅柱實與國之清猷玉

弊化希齊杯飲之年願躡桀以瑶臺為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著為革而不漆器非延

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初王嘆

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墻殷辛以云土堦茅茨

臺罷而漢祚永後王奢侈是矜死一雕金鏤玉

夫之手何能保哉王重其言本傳

採六合之珍奇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忽彩

椽之恭儉魏徵論時政隋煬帝驅天下以從

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城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

苦言嘉謀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

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

嘉謀無足可紀每官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

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百花換發玄宗每年幸

左授陵州刺史舊史百花換發華清宮楊鈺

楊錡韓魏秦三夫人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着

一色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換發遺鈿墜

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疏築臺沼崇峙廡魏元

於路孔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古者茅茨采椽

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廡

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

子

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奉養華裕李紆

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嚴武在蜀頗放肆用

華裕一言之悅賞至百萬度無藝或一言之悅

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梧亟斂閭里為空正寢華顯避不敢居宏

正為節度使民服玩僭侈者即日徹致之承嗣

時正寢華顯宏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

聽恃功而侈高崇文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

自傾貲貨市權貴驩范傳正宦益達用度益奢

府如以寶鈿為并幹王鉞賜死有司籍第舍數

家帑以寶鈿為并幹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并

幹引泉激雷號自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

雨亭其奢侈如此柳公輿服食飲光麗珍豐裴冕性

德修則生慢素貴輿服食飲光麗珍豐郭英又

素貴輿服食飲光麗珍豐馬直數百

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郭英又

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

他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問民間事

不能自悛李愿拜河中節度使雖日費凡數

十萬吳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盛蒲楊收

貴稍自盛蒲為夸修家畜聲妓目使頤令自視

門吏童客倚為奸王侯使願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溺器以

王侯王翰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妓目溺器以

七寶裝後漢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

器皆以七玉堂珠殿南漢劉龔好奢悉聚南

寶裝之玉堂珠殿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肉

臺盤五代孫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

盤時人金銀為笏筐瓜籬安祿山帝為祿山起

效之金銀為笏筐瓜籬第京師為瑣戶交疏

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
 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貴妃楊氏傳國忠既遙領劍南
 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
 節遺鈿墮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鍊炭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
 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
 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
 錦半臂鄭愚好華侈以錦為半
 牀畔香童王元寶好賓客務奢
 帳牀前使嬌童二人捧七寶博
 自賤焚香徹曙出開元天寶遺
 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
 日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
 帷珠翠夾道不絕上清而蜀都
 士庶簾帷珠翠

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
 行驕淫歸獻策伐蜀五代史
 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
 施朱粉號醉粧同上
 承陳少遊後哀率煩重用度無
 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
 賓客言嘍流連方春率民為競
 乃髻船底使蒿人衣油綵衣沒
 遂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
 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飄
 林沼衡曰未有錦
 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
 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僭 居宇 樂舞 器物 祭祀
 車服 城葬 冠 燎附

自名位不同 異數 易則生亂 有刑 乃所宜守以等

威 其紀律 苟無區別 則有禮 由位叙 器分 苟命

觀沼華 遂費皆千萬 亞杜
醉粧 後宮皆戴
錦纏頭 又
銷得

數之或乖於禮容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者而等衰

莫辨無乃爾是過與位苟殊於品列服則異名

位殊倫易則生亂器服異制過則刑況當示儉之時自

犯貴之誚唯器與名不可假人君子以不守其位是為濫

矣僭禮下陵上僭難為上也孔子謂管仲

樹反玷賢大夫也而上不僭上下不犯貴衽席

讓而坐下犯君朝廷之位讓而敗度敗禮

非制非度不度何禮之拘名出於信

信以守器易而生亂過則刑服以旌禮昭其數也

登降有數各以序守官邪由官邪也名數等

衰等禮失則昏則名失表儀爵命禮命九命

見周禮命數周禮聽祿位以禮命九錫之數正其服位

以儀辨等則人慎守失犯上中班制禮也夾轂

焚香士燮字彥成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鍾磬備

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車服惟鵜諷其

不稱相鼠刺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仲尼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器車服鄭

駟崇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禮也皆諸侯之禮繡音宵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

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反綠間色黃正色綠衣

妾上朝服之以縞冠自季栢始也僭宋王者易

輿服之制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乎上駟車

車服兵衛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

領駕駟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

引車皆駕駟馬載棨戟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幡旁載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

延壽坐射堂令騎士持戟夾陛立騎士從者

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把弩

負蘭又使騎吏戲車上弄馬盜驂上僭不道坐

市○樂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八佾王者之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叔

季孫雍詩篇名天子祭宗廟之禮也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以

邑辭請曲懸曲懸軒懸也三面懸仲尼曰惜也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諸侯之宮懸而祭

以白牡擊玉磬朱干鏤錫舞大夏武乘大輅此

諸侯之僭禮皆天子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

始也僭諸侯樂之奢失罪以徧舞左傳王子頹

徧舞徧舞六代樂金奏郤至聘楚楚子享之為

鄭伯曰樂禍也曲旃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鍾噉

楚歌韓延壽事欲庭觀帝樂杜夔公良知

具車服門亂奔荆州荆州

牧劉表令蓋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徧表欲庭觀
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奏肆夏於天子舞八佾○器物仲

居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有其器而

反坫無其位故曰虛器也管仲鏤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也華

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云

季孫之賜也云曾子曰然斯候月蝕鑄刀劍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都時取

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攘竊也君子祭祀君子太牢而祭

侯之宮懸見上樂舞門注四時追孝禘祀有常九命辨儀牲盛

異數異數孝感於時雖云固極祭不以禮豈曰無違追遠誠謂孝

思乖禮則○居宇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如其智也言不智也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儒有居處不淫豐屋峻屋不度宣驕峻宇

雕牆鄭共叔段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傳周禮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都五百

子弟之所封也取天宮隅之制以為城制宮隅

之制七雉○**葬**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楚

僭王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言

天子典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宋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始用殉殉以人椁有阿棺有翰檜四阿

翰旁飾檜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

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

之為孺子韞之喪哀公欲設撥撥引輶車○

冠禮曰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僭宋王衡統

紘皆冠飾也昭其度也○燎庭燎之有百由齊桓

始也僭天子禮也其終夜燎孔專威福宗楚客監察

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園檻李師古園檻僭制室宅輿

馬僭法度韓休萬年尉李美王有罪帝將放嶺

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

休固儀服僭上藩鎮王鎔母二始驥貨治第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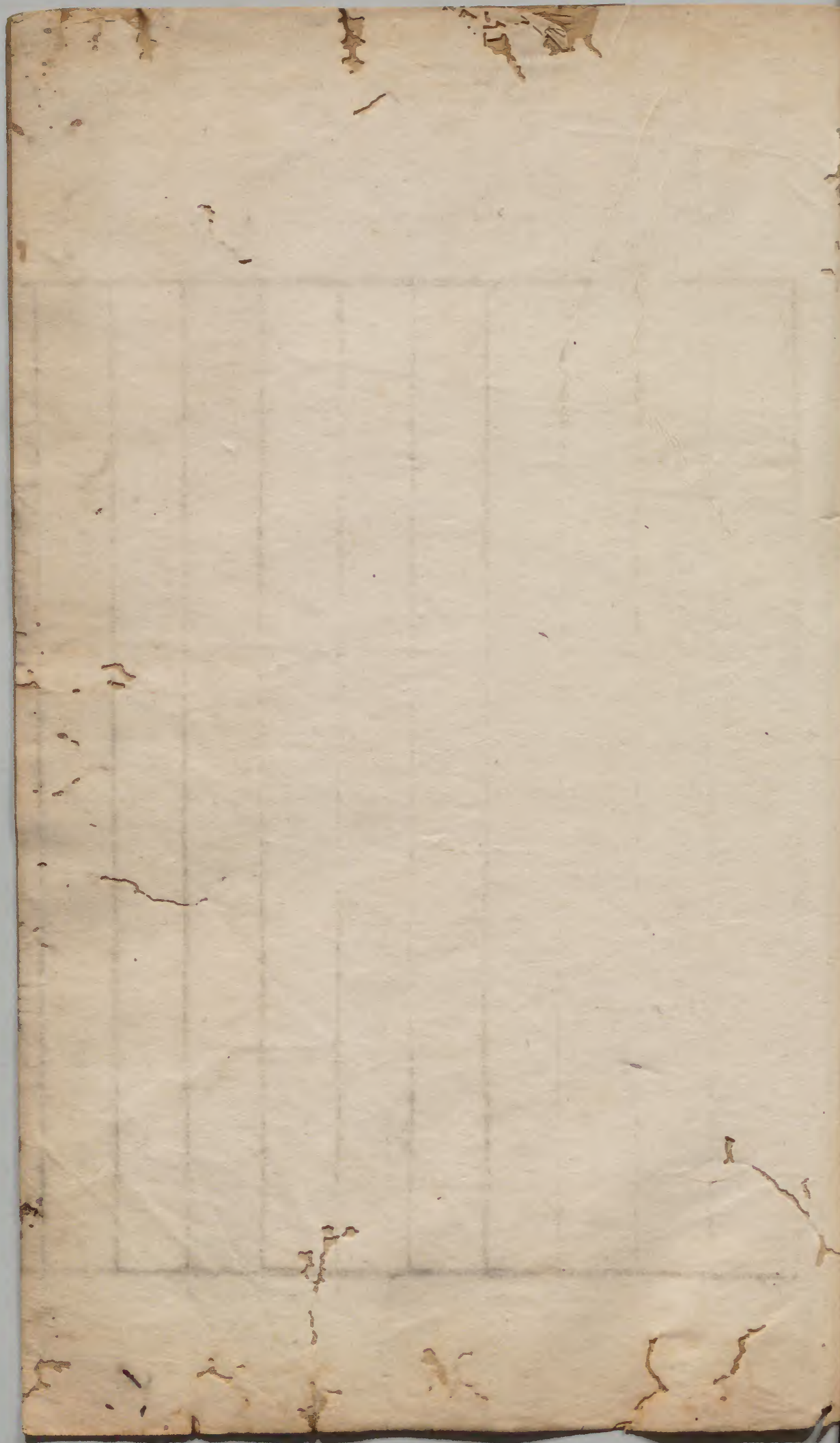
制范傳正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僭正樂于頓卒

子孝友求改謚高鉞王彥威持不可謂頓益矜

僭公私蕭然張延賞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

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唐史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一



石
子
布
左

石
子
布
左

石
子
布
左

三

